

西北民俗文獻 第二十二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四輯

西北民俗文獻

第二十二卷



新華書店
PDG

目 錄

花兒集

民國 張亞雄

三

西北民歌

民國 於式玉

二三三

西北游牧藏區之社會調查

民國 俞湘文

二八九

西北民歌研究

花兒集

張亞雄編著

三十七年十月增訂再版

• 張亞雄編著 •

目 錄

卷 首

- 增訂再版自序…
- 花兒集校補叙言——謝潤甫·
- 花兒常用語彙索引
- 花兒譜四則·

上編 “花兒” 的研究過程

一、引言

- 從炮火裏護持出來的蜜蜂
- 從事新聞記者的副產品
- 最值得紀念的一點
- 青海是花兒的家鄉
- 本書的內容

二、從風俗習慣說起

- 方誌、方物
- 各國的民族性
- 中國人太寬大了
- 一篇舊帳
- 新生活運動
- 跟大眾學
- 大眾的生活

三

三、空前的人口大交流與語言的混合

- 唐、吉訶德的風車
- 敵人炮火把中國推進了一個世紀

我們是防衛文化進步而戰
廣大的方言學校
方言．土語
少年的中國從砲火下生長起來
文體的澄清
秀才下鄉、秀才入伍
尋求民間流行的語彙

四、舊瓶新酒及宣傳等

宣傳即教育
董蓮枝的舊瓶新酒
農民大眾的耳朵
湘子渡林英、燒餅歌
簡易宣傳術
歌謠運動在麻城
抗戰歌謠
老百姓抗日歌
謠言
民衆給我們的課本

五、什麼叫做花兒

花兒序
民俗學
詩的故鄉
歌唱新聞
花兒的地理背景

六、歌唱新聞之一例

馬五哥曲
第一部 初戀

第二部 熱愛

第三部 慘劇

第四部 結局

七、‘花兒’的文學意味

花兒後序

塞外歌聲

山歌與家歌

八來歌

肉

泥腳的愛

比、賦、興

民間的典故

土匪歌

山歌的技巧

題材

八、音樂民間化與民歌

管夫人唱民歌

在那遙遠的地方

跑馬溜溜的山上

老天爺

小黃鸝鳥

沙裏洪巴

音樂高潮

音樂民間化的道路

民歌是否可以修改

泥土味

站在純粹音樂的觀點上

秀蒂瑪利亞

九、‘花兒’的派別及結構

花兒再序

三個區域

三個要素、句

本子花、草花

令

‘佳’字亦可讀如‘乖’

洮岷的例子

抗日少年

調

虛字

會場

十、‘花兒’的作風

戀人招呼曲

歸來閣主說花事

冰大坂曲

中亞細亞型的調子

西藏情歌

明朗爽快的西北精神

十一、采風錄

第一篇 楊家將十支曲

看花人是護花人

河州話怎樣造句

世界語言的順序

脚戶阿哥的相思曲

第二篇 怎樣的對唱

一個半工半讀的小伙子

西遊記十首

李德賢談花兒

清明與芒種

	三國楊家十八本
	挑情的技術
	商量婚姻問題
	愛的美敦書
	但見新人笑
	闖個天大的禍哩
第三篇	鴉片煙歌
第四篇	論抄錄山歌
	書中乾蝴蝶
	葦詞、素詞
第五篇	五更曲
	一直唱到十更
第六篇	二郎山情調
	一曲清歌一束綾
	高髻與勾鎌脚
第七篇	蓮花山的六月六

附錄 雜話‘花兒’

- 一、松花道人賞識花兒
- 二、以山歌解山歌
- 三、河州牡丹甲天下
- 四、外方遊客口中的‘臨夏民歌’
- 五、關於註釋的話
- 六、花兒集的初版
- 七、盧前述青海花兒
- 八、宋炳林讀了‘花兒集’
- 九、花兒集的增訂再版

七

下編 “花兒”精選

- 一、綺麗的月令曲

- 二、雄花和雌花
- 三、十二牡丹
- 四、九九節氣歌
- 五、杏花二月天
- 六、青海曲——民間花兒
- 七、青海曲二——軍中花兒
- 八、漁獵、樵蘇、遊牧等
- 九、農民生活、衣食住及化裝等
- 一〇、農作與收成
- 一一、農村風味
- 一二、野景
- 一三、民間的歷史掌故
- 一四、民間的地理掌故
- 一五、騎士與馬
- 一六、脚戶、販夫、工匠
- 一七、季節、天文、天時
- 一八、從軍與尚武
- 一九、迷信與神話
- 二〇、強項與大膽
- 二一、農民心目中的官家社會
- 二二、楊家將與宋朝
- 二三、三國
- 二四、清朝
- 二五、梁山泊、西遊記
- 二六、列國、封神榜
- 二七、薛家將與唐朝
- 二八、細膩的描寫
- 二九、錯綜的美與錯誤的藝術
- 三〇、咬文嚼字及滑稽的描寫
- 三一、其他

“花兒集”增訂再版自序

花兒集不是一本奇異的書，花兒却是一種奇異的民歌哩！花兒是三言兩語的俚俗的呼聲，小得和蜜蜂一樣的身體，有蜜，也有刺。你說民間沒有藝術嗎？這就是民間的藝術；你說民間沒有文學嗎？這就是民間的文學；你說民間沒有詩嗎？這就是民間的詩。花兒的內含是詩的意味；花兒的本身却是音樂的形態。這種高亢的顫動的歌調，擁有一千餘萬廣大的勞苦唱手——包括甘寧青三省——她發揮着一種瑰偉壯麗的情調，那便是雄健慷慨的西北精神。

花兒集的搜集、整理、初刊，以至增訂再版，到現在已有二十年的經歷。她的編纂過程實際上是一種集體的工作，亞雄個人譬如一個發橫財的人，承襲了這份資產和名譽，實在也是偶然的巧遇。當我開始搜集花兒，以迄初版在重慶脫稿，替我擔任採訪的人。從一首歌詞的抄錄，到一地民俗風土的記載，從一個語彙的註釋，到一個土語方言的書寫，都是經過反復的商酌推敲，決不是率爾落筆的。當時我對於這些投稿和面談的人物，都有姓名的記載，可惜在空襲頻仍的山城重慶，把全部名單給遺失了，現在只記得總數是三百六十五人，正因為恰合一年週天之數，所以記在心裏，永遠不能忘懷的。

九 花兒集初版出書於一日數警（警報）烈燄燒天的戰時首都，現在增訂再版，又趕上幣改後的物價狂濤，我以私人的經濟能力，靠着朋友的熱情幫助，又來重編印書，與其說是受着發表慾的驅使，毋寧說是研究花兒成了嗜好。我為了滿足個人內心的愛好，遭遇了幾許週折，克復了幾許困難，終

於把這本集子重印成功了，敬獻於讀者之前，廣泛的徵求批評指正。

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感謝熱心贊助我的朋友！謝潤甫先生為我作校補，宋炳林先生為我作封面，特別在此致其最大之謝意！

三十七年十月十日於蘭州。

“花兒集”校補叙言

謝潤甫

亞雄兄的花兒集，在抗戰初期出版，那個時候，我恰巧不在省城，偶爾在外縣看到了這本書，約略的翻了一遍，就很感興趣。因為這是民間的赤裸裸的純樸誠摯的文學，一點沒有經過文人的辭藻修飾，地方性非常強烈，可以攷察各地的風俗民情；不像經過文人的手，特殊的內容，被大家學來套去，便變成一般辭藻，原係特殊者也普遍化了。我嘗不滿於寫西北的詩詞裏，用“梅、蕉、江、船”等當地所沒有的事物，教人看起來，作品的地方背景，都模糊不清，他個人的情感，還怎能說上真切呢？

這不止是現代人的意識，要求作品內容的真切，其實古時的好作品，早已如此的，否則如：

“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情調。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讀若么丐）一聲山水綠；……”的瀟湘風物，以及岑嘉州的以邊塞詩著名，陸龜蒙的以湖澤詩成家，……諸如此類的名家好文學，大概都非把握住這一個要件，不能說到流傳不朽的。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薄薄幾十頁，近人認為詞話中的翹楚；他所說的“隔”與“不隔”，就是真切不真切的說法。不真切的詩文，說什麼好像隔着一層東西，我們平常說“隔靴搔癢”，就是說搔如不搔，而這隔的程度，就各人文學的修養，技巧的優劣上論起來，有從一張薄紙到萬重山的距離遠近哩。

說來話長，近人因為反對用典，說清初大詩家王漁洋著

名的“秋柳”詩，不知在說什麼，這還有白話文革命的宣傳因素在內，或許有失公平；而王後的袁子才，說明末揚州得黃牡丹狀元的詩二十首，只有兩句還切黃字，其餘則全不相干，豈不是隔到萬重山外去了。幸而在一百六十句裏有兩句還切，不然就隔了一個世界哩。然而我們的花兒；就根本談不到隔，說什麼就是什麼，新鮮生動，一針見血，記得岷縣扎刀令（扎字集內作“鋤”，非是。因其調開首猛呼一聲“唉”，尖銳淒厲，類如猛被刀刺所發之聲，故人以此稱之，岷人不自承認也。）有男女相約見面的花兒！

“茶鋪驛麼龍王台，（註一）你到那十一營上來！（註二）（女唱）“十一營上我不來，頭沒有帽子腳沒有鞋”（男唱）

註一：茶驛鋪，龍王台，都是岷縣臨近村鎮名字，開始唱的人，用來起興，集內有說明，不必多贅。答唱者有用興不用興的。

註二：營是洮岷人每月交易會集的名詞，如西北各地的集、場、街，西南的墟，……之類，洮岷都定每月逢一的日子為營期，故有初一營，十一營，……的說法。

上面的花兒，回唱的人逕直回答，只要叶韻。不必另外起興。下面的是洮州花男女問答是另外起興回答的例子。

“拿的鐮刀割刺哩，我望（向也）你要五十兩銀子哩，我看你拿阿呢（三字是從何處的意思）尋去哩。（去讀氣）女喝着索價。（女唱）

“山裏麻柳擰蔓哩，（註三）你把你兀（註四）點地方胡耍哩，阿呢（見上）兀摸（註五）的街道（註六）哩。（男唱答）

註三：蔓，借用字，洮岷人用草木擰作繩狀網物的東西叫蔓，不知字書有無此字？

註四：兀也是借用字，是那字的土音，兀點就是那點。意指女子生殖部分。

註五：兀摸是那麼的土音。

註六：街道就是貨物行情。

這個話相當難答，說沒有是很坍台，說有又拿不出，於是他想到你的東西，根本沒有那個行情，這真是辭令妙品，把問題的根本推翻了，那怕你再難的問題，都不成問題了。說新鮮是新鮮極了，生動是生動極了。內容固然有點粗野，不登大雅之堂，但你不能說他的藝術不精采巧妙呀。

再說它裏頭包涵的意識，無論從文學上，哲理上，社會風俗上，……那一個角度去研究，都有很可珍視的民間泥土味，不是文人們所能假冒的，所以對它就特感興趣。

還有一點，筆者家住花國，在蓮花山下渡過童年，嗣後家庭決計送往臨洮讀書，就和花兒的家鄉離開。偶爾回家，雖然眼裏耳裏，都有接觸的機會，但那時腦裏有了兩句古書，思想不免儒化（借用集內名詞）起來，看這些事有點傷風敗俗，幾乎要跟上我的前輩師長們講起禁止來，根本不知道那裏頭除過“男女之欲”以外，還有好多道理在。五四以後，舊桎梏漸見解放，民歌為學者所重視，首先從全國最高學府的北大彙集刊行以後，才換了一套想法，留心自己家鄉裏工農男女同胞吐出的心聲，才覺得這是一部活詩經，雖然男女之事，占了重要地位，而連帶的材料，却也能够表現民間各方面的狀況。如上所引岷縣花兒，除過男女相悅之外，第一個重要材料，就是當地十日逢營的生活方式。其次便是男的窮得沒有帽子和鞋。言外之意，便是沒有帽子鞋，就不好意思到營上衆目睽睽的地方和所愛的人見面。看這樣一個簡單的花兒，就包涵着這麼幾方面，可以想見當地民間的窮困。

而洮州花所表示，則是鄉農男女的風趣和機智。女的唱着要五十兩銀子，並不是認真的要這些錢，不過是拿一個人人認為大的數目來難對手方，看他怎樣對付，簡直等於攷

試，不是非要五十兩不可，這只看她“你拿阿呢尋去呢”的語氣，就很顯然。這裏，除開男女調笑的風趣以外，也包涵着一個時代經濟社會習尚的背景，那就是五十兩銀子。從前清末年到民國初年改用銀幣以前，一般社會，用銀兩計算的物事，通常以此數為最大，因為用天秤稱的時候，以五十兩為極數，恰足一秤，所以五十兩也叫作一秤。那時愛騎好馬的富豪們，騎上價值一秤銀子的馬，那就在一個小縣份地方，可以稱雄一邑，討老婆用到這個數目，也一樣的為人所驚羨。所以五十兩銀子，是一般社會認為不能再大的數目，她拿來向他要求，自然是知其“沒處尋去”而故意調侃的，這女的倒不是財迷，却頗饒風趣。

男的回答，避開我有尋處沒有，先提醒對手方要明白，你那麼一點地方，萬沒有這樣大價的行情，除過不識字以外，你能不佩服他的老練和機智嗎？

就這兩個花兒研究，以筆者淺見，都有這麼些道理在內，何況那全部說不清並且時時在生產着的花兒，（這情形集內有詳細敘述，不贅。）你能一筆抹殺，說他粗鄙淺薄嗎？可是我生長花國，竟沒有搜集得一點花兒，所以我見了亞雄的集子，高興得了不得，想要買一本，仔細玩味一番，那曉得來到蘭州以後，這書已經找不到賣的，於是就向花兒集主人面索，他雖然答應給我找一本，但因他萍蹤無定，上青海採花，好幾年沒見面，這事就成了懸案。去年見面，我仍申前請，並且談到我的觀點，和集內我所知道的些小錯誤，以及想補充建議的地方，他聽得樂了，說從前想請教於慕老，因為不是正統文學，而未敢上陳，再這些俚歌俗語，怕也不為老先生所留心，所以終於說說罷了。你既然肯見教，那是再好沒有了。說也可怪，花兒集主人，自己手邊竟沒現存的